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諸葛李孟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于夜禁捕而

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
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
具言其狀玄寔歎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擢
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
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鄆度使李都不能支乃
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
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裒責日急又收吾兵以

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

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
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
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
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
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
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
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

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

用大薨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

戰沙苑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
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煝即位重榮不受命與
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
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
萬願討孜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煝長安復
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
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常辱部將常行儒行儒
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

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
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
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
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
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
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
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
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

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
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
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
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
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
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
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璠珙兵
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璠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

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瓘謀挾帝幸
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
兵劫全瓘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
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
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
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
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
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

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
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
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
張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
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
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
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閩名珪左神策
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鄆

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
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
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
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
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
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
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

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斫以逞祝者故爲常州刺史
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
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
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珙勃
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
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寬
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
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

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
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
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
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
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
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
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
即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

網所逌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
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
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
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
子神器歛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
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為扞守蒲請公自
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
蹙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

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
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
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請諗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
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
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
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卽内存敬軍豎大
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
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

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
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
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
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
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沉浮
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

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
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
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
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
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
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
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
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

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
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
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
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自攻鄆時
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珣
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
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
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

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璆雖興傭廝善吏治法令澄一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璆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乞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衲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

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
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
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
不出數月走保黽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璽遣
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璽不能制俄而璽死其將劉經
張言共立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
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

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
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
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
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勾援河東克用遣安
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
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杆部卒
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

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皆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孖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

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
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
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戌
將馬旣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旣敗其衆大順初汴
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
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
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
五百薄讜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

肥者出關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讎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情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

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含
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
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
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
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
也井閉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
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
以韋震爲河南尹與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
和中盜發齊隸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
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
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
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
隸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
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

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

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
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
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
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
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閹人
覺衆環甲譟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
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
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

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
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
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
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
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
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急與
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
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

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歛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譟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截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

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隸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為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

將上諸將趨入鄴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

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

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
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
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
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
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
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
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

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
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
爲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
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
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
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
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
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

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沼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躡狗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裨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邊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

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邢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

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
無所訾責云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王重榮傳死義如已○如舊書作知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宗端明殿學士宗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楊時朱孫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七入盜中刺史鄭絳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僖宗

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
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以功補隊長
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
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
因表為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為八營都將陶雅為左衝
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
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
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敖據壽州

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瀆瀆
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瀆據其城行密虜
之取舒州為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
大將李神福田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
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
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
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
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

密臥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
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
順去逆何衆寡為今尚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
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勸行密舉軍縞
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詭伏西壕
殺闖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人以少擊衆
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

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輦所收財歸於廬於是朱
全忠自為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
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璠不敢入
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有
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為後計
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
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
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

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塘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錚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為黃頭軍以李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錚必遁紹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偕錚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為爾壻錚宵遁獲

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
歸鏗首於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
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
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
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為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
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
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
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

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為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眾以為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頌劉威為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

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
福為宣池都游弈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
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
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
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挖輕舸
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頔守宣城長驅入
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
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

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
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
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
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顥超堞降
行密以諫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於親軍
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為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
不許表劉威為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
美政民愛之為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

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邵代樞州人不肯下
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於朝是歲李神
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為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
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璲以劉金守
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碣將南襲張訓屯漣
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廩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
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為錢鏐所攻來

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身督戰
別將張崇為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
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
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蘄光二州行密以霍丘
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為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
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
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頽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
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頽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

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
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
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
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
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
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
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
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葛從周萬

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
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
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
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
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
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
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齟雪馳迫清口
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

兵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
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
其柵汴軍大罵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
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淝水方涉為瑾所乘溺死
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
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燎薪屬道汴軍免者數
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
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

人珣謂諸將曰為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
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
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
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
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勲迎之
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
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鏐
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

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為行軍司馬固辭引
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
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
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
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
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
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紿麾下饗我不
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

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
合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
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鴆於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
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
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
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
諜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
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

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
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
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以樓艦據上流乘
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
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為江淮宣
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
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
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

為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為感化節度使
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
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
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
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澠口荆南節度使成
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
屯平江為三壁殷將許德勲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
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

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頔之敗更以臺濛為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頔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為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

王茂章為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佖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為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荊江將趨江陵佖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為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劒侍陳人張洪因以劒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劒如故行密蚤出有

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
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濠盛供
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濠還之行密
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慙登城見王茂
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為我忘身
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
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紿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
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

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柰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諡渥曰左
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為兒除之卒年
五十四遺令穀葛為衣桐瓦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
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
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
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

為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為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為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為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熟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債死牖下可為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貫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

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璠
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
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澱水秦宗權方據
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
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
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
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
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
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甚日構
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為淮南節度使平其
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
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
書請假道溥辭不可問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
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畧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
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為攻碭山朱

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閼汴水灌宿郛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為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

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
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
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
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餽饋急
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
將去留精騎數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
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
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

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守石佛山師古攻拔之
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
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
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
命去青州為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
率兵西入關而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
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

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
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鄴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
於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
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
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
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
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
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

戰全忠大恐求救於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為書紿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傳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

數千縱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
為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
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輔戰不勝去景
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
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
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
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
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

持久徼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
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為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
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
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
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
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
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
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

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栢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

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
懽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
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瓊
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
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
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為羅
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
敗於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

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
固守增堞深溝為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於塹師
人踰而升宣出奔為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
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
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
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
衆與瑾奔揚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
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

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泚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卞橫里中隸忠武軍為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為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

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偽旗鼓疑之儒乃還
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汭尸於河焚
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
會揚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為副建
鋒為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
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
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
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

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為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為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

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
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
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
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為建
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
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
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
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

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
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
分兵取和淞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
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
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
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
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
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

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
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
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
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為我
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
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饗道軍適大疫儒病疔遣建
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顏背城
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

能興顯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於市見劉威曰
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
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
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
廟以祀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楊行密傳左衡○閣本作左衡

二人者渥腹心也○

臣酉

按上文云朱思勗范師從陳

鐸以兵戍洪州下文云三將入皆色動則此二人當作三人為是然諸本俱作二未詳

孫儒傳仁義走○

臣酉

按上文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

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則儒復拔常潤二州守將當皆走今但云仁義走而不及李友疑有脫文

仁義顏棄潤州走○臣酉按上文仁義間取潤州劉威
田頔等取常州此處不應云仁義顏棄潤州走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高趙田朱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鵠

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滔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畧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

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
永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諜自言父母妻子
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
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
縱諜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
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
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
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

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
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
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
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
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
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
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
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

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
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
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
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
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
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
不克又檄劔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為指揮

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為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楊崇為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

雄諄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為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犍陳州宛丘人世為忠武軍牙將犍資警健兒弄時

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
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劒善射會昌中從伐潞
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
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擢為刺史表于朝授之
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
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為守計民有貲者悉內
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
楷以萬人寇項擲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

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潑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
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犇令曰士貴建功立
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
死國不愈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
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
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
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犇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
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

陳人思奮擊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
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畧地數千里
屠二十餘州唯陳賴顰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
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祖至友愛後
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顰悉忠力以孤城抗
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輸調發助
全忠常先它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擣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黎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擧領泰寧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擧昶擧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聶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

皆死以先冢通賊畏見殘齏即夜絕死士取柩以入庫
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
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
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
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
珣疊覽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
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

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
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為右金吾衛
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
為罷市

田頔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畧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
行密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
頔謀為多攻趙鐸於宣州鐸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
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頔乘輕舸追之鐸驚遂見禽行密

表顏為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顏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畧顏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顏破其屯與戰顏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顏非計也行密復將顏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顏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

檢校太保顏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
已獄吏亦有請顏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為屬
州行密不許顏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
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顏顏
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為虛屠士衆也鏐
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何助逆耶顏攻北門鏐登
城與語射中麾下顏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
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顧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為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璪迎女。且告行密曰：「顧得志為患，必大請以子為質。」顧召還鏐。行密使人謂顧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顧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攜軍。顧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為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顧。

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顏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顏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顏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為用顏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顏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顏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顏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顏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顏遣

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
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
顏兵於曷山始顏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
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
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顏乃自
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
出請行密以兵塞顏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
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顏陳

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
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
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又
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
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确行密遣使謂曰吾
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
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
顏必反我不忍負人顏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

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為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顏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既以不戰困顏顏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顏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顏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顏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

隍濠殊死戰軍潰顏奔城橋陷為亂兵所殺年四十六
其下猶鬪示顏首乃潰顏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殺
之顏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顏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
已而顏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
儒還元瓘於杭顏善為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
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為上客
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顏置田宅迎其母以甥
事之故文圭為盡力夔知顏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

顧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濠字頂雲亦合肥人顧破行密表為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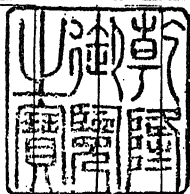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鏐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

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
為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
五伍為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
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
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
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
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頔之附全
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顏喜二人謀絕行

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頔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

與事天子哉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田頽傳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
澶漫終為涸土○天子下疑有闕文

一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至一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潘衡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

宋 端明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三 劉 晟 杜 鍾 張 主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佶為謀主略洪虔數州

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
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
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
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撾擊建鋒
死斷其喉衆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蹠傷佶左髀下令
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礫贍
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
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

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邨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庭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邨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

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

殷弟竇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為盜晚事楊行密為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恠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竇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荅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

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為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當戍江陵亡為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

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洸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洸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許辱洸韓楚言尤劇洸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為刺史張

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
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
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洩畏
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
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
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洩
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洩乃以武為留後存為萬
州刺史存不得志洩遣客伺之方蹴毬洩曰存必叛自

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洩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洩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葺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洩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洩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洩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諧害

諸子汭皆手殺之至絕嗣澧朗本荆南隸州為雷滿所據別為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汭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勍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掎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為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

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
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
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
死士民皆為彥威所劫韓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
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為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
亡為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為土團軍賊不敢侵於
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走客黃州

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為州將有功
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
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
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
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
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
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
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為心腹間取永興守之

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
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
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
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
饋饘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
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
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
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

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
將劉存濟坎傳城殷為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
若竒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
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
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
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
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
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

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
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為仇吾軍
還而復為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
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
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鳩夷獠依山為
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
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
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
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
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
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
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為袁州刺史
擊馬殷又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為重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

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
為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
卒匡時自立為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為江州刺史
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
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

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
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
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
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我自
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
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

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為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廛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為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瑠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鉅金刀非吾尚誰哉

鴟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
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
為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
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
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
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
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
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

卷一百九十一
襄溫州襄兵最彊故漢宏使襄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
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罕戰遣中人焦居璠持
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
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襄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
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屯杜
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
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
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為武寧軍偏將弘
鐸為吏辱雄為辯數并見疑于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
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為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為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

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
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
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為直雄軍富過所欲即
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
初以上元為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
之為立廟弘鐸代為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
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
尚公廼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

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
曰上元為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為舟
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
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
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
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
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
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於海奈何吾府雖隘

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為淮南
節度副使見尚公廼曰頗憶為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
邪謝曰臣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
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
抗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
祭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

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

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
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
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
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
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
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
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
叢翳徂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我不

及潮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
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
審知讓潮自為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
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
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
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
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
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

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

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
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為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
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

審邽字次都為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
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犂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
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
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為清海牙將節度使
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
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
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
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
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
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
隱為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為封州刺史嗣薛王

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為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

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為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